

父亲

□王殿清

“我的父亲王凤岐，生于1919年5月，卒于2004年9月，终年86岁。在当时我们村的男性中，他算是长寿之人。父亲已逝去二十余年，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因岁月的洗礼而呈现出古铜色光泽的皮肤，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勤劳与坚韧；一张和蔼可亲的圆脸上，两只明亮的眼睛总是闪耀着对生活的热爱之光。

父亲弟兄两人。据父亲讲，伯父身材高大，体格强健，自幼接受过私塾教育，性格中不乏争强好胜之气。因与村保长争执设立代销点一事，伯父的儿子曾遭绑架，之后也无人提及赎金之事，两个月后却奇迹般回来了。正当全家人高兴之时，更大的灾祸悄悄降临。

那是1943年末的一天晚上，伯父住在西屋，父亲和祖母住在堂屋。操劳一天的全家人早已入睡，父亲独自躺在吊棚上歇息。半夜时分，父亲起来为牲口添加草料，突然听到门外有几只狗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也惊醒了沉睡中的伯父，他迅速披上衣服开门。刚走到院中，就听到有人在拨弄大门的门闩。伯父神色瞬间凝重，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忙向父亲低语道：“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们。”说着走进东屋，顺着梯子上了吊棚。吊棚上有个换气的窗户，当他钻过那个小窗户到堂屋房上时，有两个人已从大门进入院子。他看见后，赶忙翻过屋脊要从房后往下跳，不料枪声骤响，被守在屋后的人开枪打倒，伯父从屋顶坠落，不幸身亡。

伯父去世后，堂兄又被他舅舅接到部队。仅一年多，家里连少两个人，祖母气得整天不吃不喝，一下子老了许多，卧床不起。伯母也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上。

二

我的爷爷早年病故，家中仅有几亩薄田，全依靠伯父和父亲俩人耕种。伯父去世后，祖母和伯母又患重病，父亲不仅要料理一家人的生活，还要请医抓药为祖母和伯母治病。由于精力有限，地里的庄稼因缺少管理而减产。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为争夺胜利果实发动内战，进一步加重了苛捐杂税。父亲交不起苛捐杂税，被关进了县大牢。

1948年7月18日，也就是4个月后，太行四分区的老二团冲进修武县城，将县大牢牢门打开，父亲得以逃回家中。回到家后，父亲终日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

1948年10月27日凌晨，村外的关帝庙

内突然驻扎一支神秘的部队。到了下午，整个村庄被士兵紧紧包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父亲很快得知，庙里驻扎的是太行军区的部队，准备晚上解放修武县城，便立即行动起来。他叫来几位年轻人，赶忙担水和泥垒灶，并把各自家中存放的柴草搬出来，帮忙生火做饭，好让战士们吃饱喝足，打好这一仗。

子夜时分，攻打县城的战斗打响。在这关键时刻，父亲挺身而出，毫不犹豫拆下自家西屋的门板，制作成简易的担架，和村里几位年轻人一起加入担架队抢救伤员，受到官兵的称赞。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村都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父亲不但带头参加互助组、合作社，还把自家的牛马牲畜和马车等生产工具全部捐出来。当时因村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打下的粮食没处存放，父亲又主动腾出自家西屋，作为集体存放粮食的库房。

在那个大集体劳作的年代，父亲凭借过人的勤劳与耿直，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赞誉，连续担任近20年生产队长。他的身影在田间地头穿梭，用汗水浇灌着希望的田野。由于他辈高岁长，大人和小孩都亲切地喊他“王爷”。

四

父亲干农活是把好手，犁、耙、耕、耩样样精通，尤其擅长调教牲畜，堪称行家里手。再犟的牛、再烈的马，到他手里，都会被训得服服帖帖。一次，他将一头老黄牛套到犁上，在刚出苗的棉田里除草。谁知老黄牛闹起情绪，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父亲气得朝它屁股挥了两鞭，老黄牛猛地往前一冲，一下子犁掉了几棵棉花苗。父亲急忙提起犁把手，犁铧深深扎进土里，任凭老黄牛怎么使劲，也没能挪动半步。后来，父亲把它拴在路边大杨树上，一边抡起皮鞭抽打，一边大声呵斥道：“我叫你犟！叫你不听话！”终于让这头老黄牛彻底老实了。

记得有个雨天，天空灰蒙蒙的，雨丝绵

绵不绝。无法下地劳作的父亲，便在家中忙碌起来，打算制作一个木头板凳。他抡起大斧，每一次挥击都显得那么有力。不料意外却悄然而至，大斧头在木头上滑脱，正好砸在他的脚面上，鲜血瞬间涌出，染红了他的布鞋。我惊呼出声，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担忧。可父亲只是淡淡一笑，迅速找了块干净的布条简单包扎后，便又投入到制作中。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坚韧，那是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庭的担当，更是面对困难时的无所畏惧。

五

母亲走后，年过八旬的父亲腿疼病一天天加重，整天待在家里不能行走。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情况。为了让父亲在床上干净舒适些，我专门到药店买了一个橡胶制成的接尿器。虽然父亲不再在床上撒尿了，但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天我去看望他时，他告诉我下身有些疼痛。我当时并未多想，说了一句至今让我后悔的话：“当年你用大斧把脚砸烂都没说过疼，这点疼算个啥。”又过两天，我再去看望父亲时，他对我说疼得更厉害了。这时，我才想起了那个接尿器。因为它是橡胶制品，不透气，佩戴时间长会产生褥疮。我赶忙给父亲取下，果然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我马上喊来三弟一起为父亲清洗上药。

一个多月后，父亲因感冒而食欲不振，接着一两天都不想吃东西。我让妻子喂父亲喝了一些稀饭后，忙喊来二弟和三弟一起伺候父亲。时间一长，大家都有些困倦，我便让妻子守护着父亲，我们四人开始垒起“长城”来。黎明时分，妻子突然大喊道：“爹快不行了！”我赶忙到村诊所请来医生，医生诊断后说准备后事吧。听到这话，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悔恨的泪水不停地流了下来。

这泪水，断断续续流了20多年。

焦报欢乐购三七/西洋参有活动啦



30头
文山三七
238元500g



40头
文山三七
188元500g



60头
文山三七
138元500g



三七切片
108元500g
铁皮石斛
88元500g
宁夏红枸杞
48元500g



野生锁阳
95元500g



黑玛卡切片
58元500g



特价
西洋参
(长白山)
378元500g



西洋参(加拿大)
538元500g



西洋参切片
388元500g



天麻
198元500g



藏红花
40元3g



纯艾灸条
艾柱 14元
艾条 11元